



《天堂可以等》 小龙 28岁 脑瘫 隆冬之后的春色，相思之后的相见，一幅画的完成，一个生命的成长，所有美好的事物，都值得等待。



《蒙德里安变奏》 文文 21岁 自闭症 这件作品一眼望去会想起抽象画大师蒙德里安的某些作品。只是，蒙德里安是冷的，而文文的心很炽热。



《梵高》刘一 16岁 自闭症 梵高短暂坎坷的一生中画过许多自画像，在刘一的笔下，这件作品虽是临摹，但却有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力量。



《斑马斑马》晨阳 26岁 精神障碍 草料和白云，喂饱了漫步的斑马。作画人定格了大自然的这一瞬间，也将自己单纯的灵魂藏在其间。



《在世界尽头相遇》小龙 28岁 脑瘫 跨过时光之海换来日落黄昏的爱，日落黄昏时，我们相遇在世界尽头。



《大海》捷麟 22岁 自闭症 大海，一直是一个大海，也是一千个大海。

(图片为WABC无障碍艺途提供、作品介绍来自腾讯公益——“小朋友”画廊)

无障碍艺途，让“特殊孩子”也发光

本报记者 陈佩珍

日前，腾讯公益“帮助‘小朋友’乐享艺术之旅”——“一元购画”在微信朋友圈刷屏。“一元购画”的发起方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“突然”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作为创始人的苗世明也是一个采访接着一个采访。但苗世明冷静清楚地告诉记者：这次的被刷屏，只不过是WABC无障碍艺途致力于让心智障碍者融入社会，不停向公众传播，沉淀八年的一次“爆发”。

面对网络上的质疑声，苗世明也很坦然。他说，从WABC无障碍艺途创立至今，质疑声一直不断。从最开始的“让心智障碍者融入社会这么困难的事情，你一个画画的能解决的了？”到这次

与腾讯公益合作的“一元购画”的“募集公益资金，资金将向何处？”

“所以，我只能先去做一些改变，让别人相信我，我做的这件事是有价值的。我们要改变的也不仅是一个孩子，我们要改变的是社会对一个群体的看法，让一个群体能从心底接纳另一个群体。项目所有筹款都会用于帮助患有自闭症、脑瘫、唐氏综合症等心智障碍的人改善生活、融入社会、实现自我价值。每年在我们官网上都会有公开信息年报、分阶段的进展会在腾讯公益上公示，相关信息也会推送给捐赠人。”苗世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他们的画每一笔都发自内心

2003年，苗世明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做艺术策展人。直到2009年，他接到了一个策划798双年展——“WABC计划”的项目，这个项目旨在让一些有心智障碍的人学习现代艺术，成为“艺术家”。

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，苗世明认识了一群被社会定义为精神障碍的人，如自闭症、智力障碍、脑瘫、唐氏综合症等。正是这些人，让他有了创办WABC无障碍艺途的想法。

“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性，他有智力障碍，特点是不能说话只能哼哼。我就让他画画，他画画很有意思，在纸上画小人，他可以画无数个小人，但是每个小人都不同特点：有的胳膊上有个东西，有的腿上有个东西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只要一画画就冲着别人笑。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我不太了解的世界，他的每一笔都发自内心。”苗世明说。

WABC的英文全称是“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（无障碍艺途）”。“因为我们相信‘原生艺术（Art Brut）’是人类文明中极为宝贵的财富，可以唤醒人的初心，让人重新审视和看待周围的事物，有一种重启和回归本真的作用。”苗世明向记者解释。

至今，“原生艺术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还是个新词汇。其实，早在20世纪初，弗洛伊德提出艺术介入心理学，并慢慢成为独立的门类。艺术介入心理学指的是通过艺术影响别人，更注重体验和交流。到了20世纪40年代，法国艺术家Jean Dubuffet在瑞士洛桑市之邀，到瑞士做了一次文化交流之旅，他在行程中参观了好几个精神病医院的美术收藏，精神病人的创作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，回到法国之后，他就提出了“原生艺术”一词，继而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年的探索。现在美国约40个大学都设有艺术治疗系。

2009年，WABC无障碍艺途在北京798艺术区创办。截至目前，WABC无障碍艺途已经建立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成都、西安、珠海、莆田、南京10个城市公益艺术中心，累计联合超过50个社区、学校、医院，为特殊人群提供免费的艺术治疗服务，直接帮助了3000多名心智障碍者。

苗世明在不同城市建立WABC无障碍艺途的分支机构时，他发现，基于城市特点，每个城市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的接受特点是有明显差异的。

与我们想象中的“城市越大思想越开放”的固有观念不同，苗世明发现城市越大有时对心智障碍者接纳度反而越低。他说：“因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城



WABC无障碍艺途创始人苗世明展示“小朋友”们的画。（采访对象供图）

市，其‘应试化’倾向就越重，人们忙于工作，没有精力参与到了解一个群体的活动中来。公益事业，待遇相比较其他行业会低，将这项工作作为全职的人也不多。在普通城市，生存压力小，人们才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这样一个群体。这次朋友圈的‘一元购画’，大家都觉得是件有意义的事，但多少人能全身心参与这件事呢？不真正参与就解决不了问题。因为这些心智障碍者融入社会是基于社会所有人观念的转变，这不是刷个朋友圈就能改变的。比如，你在路上遇到了这样的孩子，你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流吗？”苗世明说。

除了给这些心智障碍者提供诸如画画、舞蹈、音乐之类的艺术治疗以外，WABC无障碍艺途的教学方法中还强调引导他们进行社会接洽和互动体验。苗世明对记者说：“在机构上课时，他们能和老师进行沟通，这是基于一种熟悉。但是他们到外面能不能冲着陌生人说话？陌生人能不能理解他们？如果和陌生的普通人之间做不了交流，就无法真正做到和社会融合。有时候，他们晃动身体或者发出一些笑声，但是不会进行人身攻击的。”

接纳他们生命的残缺和天赋

一场名为“异彩：原生艺术的一个群落”正在外滩3号的沪申画廊展出，展出的是中日两国一些心智障碍者的优秀作品。在开展首日，一个来自日本的70多岁的精神障碍者和WABC无障碍艺途学员——捷麟现场作画，现场引

来很多观众。当观众问捷麟画的什么时，他会先笑一笑，再喃喃自语道：“1765年的莫斯科。”

2015年夏天，苗世明到日本参观交流，其间拜访了东京的ABLE ART JAPAN，这个机构曾在1994年就设立日本残障者艺术文化协会，之后不断举办国内外身体残障者的舞蹈表演与智力残障者的艺术展。在那里，残障人士精彩感人的艺术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从那时起，我就有一个愿望，希望WABC能够与日本同行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，为我们所共同服务的这一群体的真与美，去更多地做一些事情。这应该也是国内首次大规模展出日本原生艺术作者的优秀作品，相信对于公众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近距离欣赏这类作品的机会。展览名为‘异彩’，其实多少带有一些他者的视角，同时可能会使人产生某种奇观化的联想。然而这种视角是必要的，以大家客观、真实的心态，接纳他们天赋的光华，还有生命的残缺，尽管我们关注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面，这正是社会融合的一个基础前提。”苗世明说。

在沪申画廊里，仔细观察这些绘画，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直抵人心。中国参展作品中，一个叫辰阳的孩子画的《碧空翠谷》让人想起宫崎骏动画里的《天空之城》；南恒的《秋天的天空》能让人从完整的图上感到嘈杂城市里的一丝静谧；毕昌煜的《光芒四射的孩子》，能看到一个有着炽热内心的人在用尽全力去生活。

记者关注到，中国参展作品几乎都

是近几年完成的，而日本参展作品则有一部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的。

“WABC无障碍艺途作为中国最大的艺术治疗心智障碍者机构，只在10个城市有分支机构。而此次来参展的日本机构在日本国内已经有30多个机构，‘原生艺术’在日本发展明显比中国更加成熟。”苗世明说。他希望，2018年底WABC无障碍艺途能覆盖国内30个城市。

从2015年开始，WABC无障碍艺途已经出现一些学员改善的案例，这也成了苗世明和团队开始主动传播的原因。家长和孩子勇敢地站出来跟媒体、大众对话，在苗世明看来是对“这群人能不能通过艺术治疗改变”质疑声的最有力的回应。苗世明说：“到目前为止，WABC无障碍艺途里有50到100个案例家庭实现改变。讨论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，就看这件事情多少人参与了，让他们改变了多少，这是最有说服力的。去年在上海，我们为学员录制了一则视频，播出来以后，也引起很多公众关注。因为视频里不光是展示这些孩子的画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己在介绍自己的画：‘我是谁？我画的什么？’这个时候就会很触动没有参与到WABC无障碍艺途的家庭，家长会觉得自闭症孩子可以这样嘛，他能有心理障碍地对着摄像头说话。只有家长对我们认可到一定程度，他们才愿意让孩子来参与。”

小龙是WABC无障碍艺途里的一名学员，他是一个脑瘫患者。苗世明称小龙为“龙哥”。在小龙画《在世界尽头相遇》里，他把火烧云下的海洋画成

红色。苗世明说，他在小龙的画里看到了爱，人与人之间的爱，甚至是人与宇宙的这种爱。他觉得，这种原生的语言能够非常真诚地去触动别人。

在今年的5月份，小龙在WABC无障碍艺途老师的带领下去广西的山区做了一周的支教工作。在那里，他教留守儿童画画。

“WABC无障碍艺途里像小龙这样的学员，他们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帮助自己，实际上对公众也有一个引导和教育作用，让大家相信这些人不是一层不变的特殊人群。小龙以前没有勇气跟陌生人说话，但他现在越说越顺。在两年前，我们就觉得他已经去标签化，他完全可以自然地跟别人介绍自己，‘我有脑瘫’，他对于这个也没有什么顾虑。”苗世明说。

“改变的不是对一个孩子的看法，改变的是对一个群体的看法。”从去年开始，苗世明对WABC无障碍艺途所要达到的目标更加明确。

让“星星的孩子”回到地球

WABC无障碍艺途服务的心智障碍者群体以自闭症为主。

根据最新发布的《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I》蓝皮书显示，中国现有自闭症人群超过1000万，并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递增，但无论是在自闭症的诊断，还是康复和接纳方面都存在不少挑战。2016年，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根据调查发布显示，3至17岁儿童自闭症发生率估计达到了四十五分之一。1994年出生的捷麟就是一个自闭症

患者，也是苗世明的“学生”之一。在画展首日活动还没开始前，他在靠近窗户边上的一个桌子上速写。当记者走近他时，他时不时望着记者笑一笑。

捷麟的母亲王巧如则一步不离地站在一侧看着儿子作画，偶尔给他递过水，问他渴不渴。捷麟会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在画妈妈，妈妈漂亮。”

捷麟是苗世明2014年在广州出差时认识的。当时，王巧如特别希望苗世明能指导捷麟画画，就领着苗世明来到家里看捷麟的作品。家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堆满了捷麟的画，或者说堆满了母亲王巧如所有的期盼。

“我对我孩子的每一幅画都很满意，我看到他作画很开心我也很开心。”当记者问王巧如捷麟哪些画让她印象深刻时，她说。

那天由于临时有事，苗世明拜访捷麟家后匆匆从广州赶回上海。两天后，王巧如给苗世明发来一幅画，画的是他和捷麟的一张合影。“画得很像，甚至感动到了我。当时我就说我一定要帮他，或者说陪伴他。”苗世明说。在捷麟的画里，苗世明觉得自己看到了自由，是一种人性对生活、对自己情感表达的自由。

从2015年开始，王巧如就带着捷麟加入了WABC无障碍艺途广州公益艺术中心。捷麟这几年的改变，苗世明看在眼里。他一开始喜欢晃动，在画画时变得安静起来。他看到别人在拍他画画时，他不躲避，他会特别兴奋。

“他们被称为‘星星的孩子’，星星有点太远了，他们的父母都是地球人，我们想做的工作更多是把‘星星的孩子’变成地球的孩子。”苗世明说。

这次刷屏朋友圈的画里，有捷麟一幅叫《大海》作品。简介是：大海，一直是一个大海，也是一千个大海。

公众“一元购画”的热情，让王巧如很受感动：“人们不再由于我的孩子是‘自闭症’投来关注眼光，而是因为他的画来关注这个孩子、这个群体。这从性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，关注到这些画之后，你才好奇怪画这些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。”

和所有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一样，王巧如也曾绝望过。她说：“我能陪着他走多远就走多远，整天在那里哭、伤心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变得像今天这样乐观，现在我不强迫自己去做什么，而是力所能及可以做多少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在你觉得绝望的时候，你坚持一下、再坚持一下也许就有转机。”

“捷麟，你看一下窗外，有一个东方明珠塔。”王巧如说。捷麟望了望窗外，又开始了他的新一张的速写。